

# 仙剑奇侠传

壹

华人奇幻经典，官方原著小说

管平潮◎著 姚壮宪◎监制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仙剑奇侠传

壹

管平潮 / 著  
姚壮宪 / 监制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仙剑奇侠传 / 管平潮改编. — 北京 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2.9  
ISBN 978-7-5502-0986-2

I. ①仙… II. ①管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17341号

仙剑奇侠传

作 者: 管平潮  
特约监制: 李耀辉  
策 划 人: 吴志硕  
责任编辑: 王 巍  
产品经理: 吴志硕  
特约编辑: 叶 夕  
插 画: 李逍遥 II  
版式设计: 刘珍珍  
封面设计: 宋晓亮

---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 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  
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
字数330千字 710毫米×1000毫米 1/16 19印张  
2012年10月第1版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0986-2  
定价: 33.00元

---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 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  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电话: 010-82069000

# 仙剑奇侠传

## 目录

- 001 第一章 传说的诗篇
- 005 第二章 寒窗宵语，未解三生情缘
- 011 第三章 兽称五毒，不掩天真淑性
- 017 第四章 深夜客来，漫卷一身魔气
- 023 第五章 前世风雷，换取今生如醉
- 027 第六章 山月冷，今夜盟誓江湖
- 033 第七章 剑冷光寒，遂使英雄气短
- 037 第八章 舟行冥化，蛟龙困守牢笼
- 045 第九章 疗愁忘忧，紫萱花伴君子
- 051 第十章 仙书独悟，呢喃星水之间
- 057 第十一章 通江达海，流转心事前尘
- 061 第十二章 血染蓬莱，仙洲翻为杀场
- 065 第十三章 假灵真邪，幸有雄声骂鬼
- 071 第十四章 真剑无锋，曾有一文之友
- 077 第十五章 仙书一赠，如沐海雨天风
- 081 第十六章 梦回盘古，笑对六界三皇
- 087 第十七章 海日迷晖，幻梦如登仙界
- 091 第十八章 抛却刚肠，桃源梦里寻芳
- 097 第十九章 临水窥花，海天一梦无痕
- 101 第二十章 妖禽风烈，吹残瑶圃之花
- 107 第二十一章 剑气千幻，缭乱当扈毒光
- 113 第二十二章 海妖如潮，震动心芒一缕
- 121 第二十三章 挑灯说剑，一语点破灵心
- 127 第二十四章 毒瘴除恶，苍茫万里独游

- 135 第二十五章 古梦雷觉，如真如幻如醒
- 143 第二十六章 宜嗔宜笑，魅小妹半垂髻
- 149 第二十七章 亲朋反目，甚于流毒刺骨
- 155 第二十八章 世路如冥，容我苍茫试剑
- 161 第二十九章 罗衫凌乱，大梦初醒千年
- 169 第三十章 双生妙影，携手御剑江湖
- 175 第三十一章 愁满瀛阳，白昼凌空魅影
- 179 第三十二章 海棠有泪，谁言草木无情
- 185 第三十三章 饥中画饼，闻稚语而悲心
- 189 第三十四章 毒火焚心，一怒八方杀生
- 195 第三十五章 霹雳流毒，遥思剑清尘妖
- 201 第三十六章 安宁把酒，村夜月影如歌
- 207 第三十七章 飞花醉月，若听妖声暗传
- 213 第三十八章 幽森苍茫，何处觅不死方
- 219 第三十九章 风盈翠袖，妖猿幻迹迷踪
- 225 第四十章 心府玲珑，卦语说破穷通
- 231 第四十一章 阴阳看透，惊动倩女之魂
- 239 第四十二章 剑斩妖颅，娲皇灵珠在握
- 245 第四十三章 一念轻身，鸡鸣狗盗豪杰
- 249 第四十四章 悲情泪札，幽心人似兰花
- 255 第四十五章 花榭有梦，童颜喜笑流连
- 259 第四十六章 云飞剑舞，蜀山天下仙峰
- 263 第四十七章 幻貌欺人，幸有辨奸之镜
- 269 第四十八章 邪念称仙，埋祸大千尘劫
- 275 第四十九章 灵珠奇货，风起青萍之末
- 281 第五十章 教字云中，得趣尘埃之外
- 285 第五十一章 轻言贾祸，小觑豪侠之心
- 291 第五十二章 何处狂徒？一剑云山动色

逐回风兮纷舞，  
与灵雨兮俱零。  
辞故枝兮无语，  
宛长逝兮含情。  
天上仙泪盈盈，  
人间岁月悠悠。

缥缈的天外，有一棵神奇的树。它生长在比银河畔的穹苍更高渺的天上，它以琼雪为土壤，以云雨为灌饮。作为一棵神幻的灵木，它无时无刻不在汲取吐纳着天地间磅礴的灵气和日月的精华，它本身就是整个天地寰宇间最重要的灵力之源。

这棵神界之树，高居于六界的顶端。它充盈着雄浑无匹的灵力，日日夜夜向天地六界散发着强横却清柔的灵力之光。日月因它而明耀，江河因它而奔腾，高山因它而巍峨，大海因它而咆哮，神、魔、仙、妖、人、鬼六界，因它而千姿百态、生生不息。

六界曾为一体，却因为一些瑰丽而悲壮的往事，导致六界中灵力最强大的神界远离其他五界，高居于各界之上。只是即便如此高傲而尊贵的神界，要保持千万年的永恒存在，除了求庇于天帝伏羲的智慧光芒，还得溯源于这棵根植在缥缈云中的神树。神界神族，正因为他们是离神树最近的存在，才能让他们傲视五界。

作为天地六界中最重要的一棵树木，神树自然受到最重要的守护。当然，既是天地灵力之源，神树虽然看似无悲无喜，但冥冥中自有一股超乎常理的奇妙灵觉。一般来说，就算天帝亲临，若被神树察觉出恶意，则即使以天帝之能也不能靠近神树分毫。深谙此理的神族，便对神树采取了外紧内松的保护；越靠近神树的地方，守卫越为稀疏，以至于日常负责守护神树的那位神女，只有孤身一人，日复一日地巡视在广袤无垠的神树之圃。

这位身担重责的神女，名叫“夕瑶”。

“先天先地，万神之府！”

即使巡视了上万年，当夕瑶仰视这棵巨大无比的神树时，仍觉得目眩神摇，心中反复回荡着神族同胞们对这棵神界守护之树的赞语。

“真美啊！”

此时，夕瑶飘身站立在神树之下，仰视着头顶那无尽的星辰在神树的枝叶间闪耀，宛若人间夏夜树丛间明灭的萤火。这让夕瑶觉得，此情此景，如梦如幻，自己正看到六界间最美的图画。只不过，夕瑶惊讶于神树的梦幻之美，却并不知道，在几乎所有神界男子的心目中，她的美更胜于这清冷高绝的守护之树千倍百倍！

号称“神界明珠”的夕瑶之颜，俏曼而明丽，超凡而脱俗。云隐青丝，月淡修眉，明眸宛若流波的水月，就那般窈窕婀娜地立于神树之下，一阵风来，飘飘飘飘，恍若转瞬便要飞去，实在动人心目。和她心目中最美的神树相比，夕瑶并不知道她自身便如那烟笼云绕的神幻灵株，让人看到她，就好像看到淡雾笼了花萼，轻烟罩了月华。

只是如此完美的梦幻神女，柔婉的眉间却隐藏着一缕淡淡的忧愁。尤其当她站到神树之下，完成了对神树惯例般的赞美，便悄然凝怔了。那目光悠悠，那神思杳远，好似满腔思绪都飞到那万里之外、千年之前……

其实，先天先地，不免孤冷清寂；万神之府，常常如梦如雾。每当触及心田中那块柔软的地方，无论自己平素如何深藏，却也禁不住心动神摇，满怀愁绪。

一念动摇，万绪纷起。

纵然心中好像有一万个声音在同时呐喊，“别看！别看”，可清丽的女子仍忍不住低俯了螓首，将忧郁的目光朝那一方投注——神目凝注，那是一个或许卑微，或许喧乱，或许纷繁，却始终让人牵挂的热闹地方。

“唉……”

夕瑶悠悠的情思，随着这一声情不自禁的叹息，如一缕雨后的烟云，萦绕在了神树的叶间枝头，久久不能消弭。“仙路迢迢，烟水千叠；神梦惊破，情缘万结。”无论夕瑶如何情思万千，头顶这棵亘古存在的神树，却依旧目光冰冷，默默俯视着脚下这个小小的生灵，无悲无喜，无声无息。

这一番情思摇动，久而久之，夕瑶便觉得有些困倦。她像往常一样，提起了裙裾，柔弱的香肩靠在了神树的根上，想小憩一会儿。但是当她娇躯靠上神树的那一

瞬，尘封的心弦好像蓦然被谁拨动，一声轻吟震荡了平静的心湖！

神魂受到突如其来的扰动，夕瑶顿时弹身站了起来！

“谁？！”

夕瑶灵力鼓荡，原本曳风的裙裾鼓若风帆！

“唉……”

一声带着亘古回音的叹息，应声在心田中响起。听到这神唱般的叹音，夕瑶变得有些迷茫，转而便闻到一缕动人的清香。

“呀！”

“是神树结果了！”

直到这时，夕瑶才反应过来！她猛然仰首朝神树枝叶间望去，却见一颗昨天还青碧生涩的果实，此时已然转变成一抹诱人的粉红色，在翡翠碧玉般的枝叶间闪耀着无比晶润的光华！

“终于结果了！”

等待了数百年，神树终于再一次结果！

这对神界来说，该是多么大的喜讯？！夕瑶的第一反应，便是飞身而下，去下方神界琼楼玉宇中传告这个喜讯。只是，正当她俯仰凝睇，兴奋地察看那颗难得成熟的神果时，眼角的余光，却从那开合的云团间，瞥见了下界那一方让自己梦萦魂绕的所在。就在这仿若宿命的一瞥间，夕瑶迟疑了……

因为，她在这一瞥的投射间，心中忽然想起了一个传说！

可想而知，能被神界委以守护神树之责的神女，其品质性情无可置疑。但眼见神果成熟，夕瑶却忽然陷入了沉寂。思绪纠结辗转，情绪陷入了思念的沼泽，神魂俱如灵圃中的仙草般不能自拔。到最后，终于那一缕的缠绵战胜了千般的理智，夕瑶终于寻到自己的答案。当迷离的眼神终于回归澄净和坚定的那一刻，天地无声，只听得见神树的枝叶沙沙作响，如泣如诉。

“来……”

一声如梦呓般的冷然低语，那高悬百丈的神异果实，倏然降临到夕瑶的手里。那一瞬，铺天盖地的异香如潮水般淹没了神女，那种仿若溺水般的窒息感觉让人觉得忧伤而甜蜜。有着绝世容颜的神女在这一刻颀然欢笑，俏靥如鲜花绽放，还挂着点点的泪珠，就似晶莹的晨露。

微笑着的泪珠，和头顶神树枝叶间的星光上下辉映。是谁的情影，点亮了漫天的

星辰？这一刻自己的心儿啊，已随着神圃的清风吹送万里……

正是：

逐回风兮纷舞，  
与灵雨兮俱零。  
辞故枝兮无语，  
宛长逝兮含情。  
天上仙泪盈盈，  
人间岁月悠悠。

江湖远，  
碧空长，  
路茫茫。  
闲愁滋味，  
多感情怀，  
无限思量……

这一天，正是个寻常的春夜。就在长江上游的渝州城里，有个少年在深沉的夜色中高卧酣眠。他睡在渝州城最大的当铺永安当伙计房里，不用说，是个铺子中的学徒伙计。少年约摸十五六岁，模样清秀，性格爽朗，惹人喜爱。特别的是，在他清俊的容貌之下，总让人觉得蕴涵着十分的机灵。纵然在呼呼大睡之中，他的嘴角边除了淌出几滴水，也不忘流露出几分狡黠的笑意。

“嘿嘿……”他说着梦话，“这……这破铜壶……你就三文钱卖了吧……这不是曾仲游父壶，不是曾……”

口里说着不是，可睡梦中的脸上笑意渐浓。正当他就要在梦中完成一笔奸商生意时，屋外却突然传来“咔嚓”一声清脆响动——这声音，好像是什么人踩断了铺在墙角的干树枝。少年顿时惊醒，一骨碌坐起，揉揉惺忪的睡眼，小心地侧耳倾听门外的动静。

“有贼？”

少年下意识地环顾四周，看了一遍自己摆在屋角墙边的那些古董，有点儿紧张：“难道真有识货的小偷，要来偷我的宝贝？”

不过，紧张兮兮了半天，屋外却再也听不见动静。少年竟有些怅然：“唉！这年头，连识货的小偷也不多！”

少年正在怅然若失，却听屋门板“咣当”一声巨响，然后一阵脚步声凌乱，

竟有人破门而入！

真来了贼，少年却不干了，大喝一声：“呸！好个小贼，竟敢偷到景天小爷房里来！”

“咦？！——臭小子，敢骂本小姐是贼！”这声音清脆悦耳，带一丝娇气，竟是个少女的声音。

“原来还是女贼！”景天更加气愤。

“哇！你还敢叫我‘女贼’，看掌！”

“哎呀！”

没想到这女贼说打就打，景天猝不及防，手臂上挨了一掌。

“你干吗打人？”景天悲愤地叫道，“什么世道！连小偷也敢这么猖狂？好，好，等我点上灯，要看看你这不讲理的女贼长什么凶样！”

景天忙跑到木桌旁，打燃火折点着油灯。

“咦？怎么是个……这么好看的女贼？”借着油灯的光亮，景天看清“女贼”的模样后，一时间竟愣住了。

原来这个不速之客，只有十四五岁年纪，风姿妍丽，纤腰婷秀，眉目如画，此时薄怒微嗔，更显婉媚动人。

“她……她……只有画轴里的仙女能比得上吧……”景天忽然发现自己心跳得有些急，脸也变得有些发烫。

“你这小伙计，胡说八道的，难道不知道我是谁吗？”美貌少女一副兴师问罪的样子。

“我哪知道！”这时景天也回过神来。感觉到手臂上传来的阵阵痛楚，他悻悻说道：“这位女贼小妹，就算你人长得好看，也不能随便打人啊！”

“扑哧！什么女贼小妹……”少女皱了皱可爱的粉洁鼻头，正色说道，“小伙计，你听好了，本小姐姓唐名雪见，乃是唐家堡的大小姐哦——”

“啊……”景天忽然呆若木鸡。

“你这下该想起来，这永安当还是我唐家的产业呢！”

“呵，误会，误会！”

景天反应过来，忙满脸赔笑。毕竟，他只是唐家堡名下产业的一个小伙计，还靠着别人吃饭呢。

“不知唐大小姐深夜来访，究竟为了何事？”景天的语气变得十分客气。

“我只是来找点儿东西，别人说你们这永安当里有。”

“唐小姐要找什么？不知道我能不能帮上忙？”景天拍着胸脯打包票，“不是我吹牛，永安当这地方我最熟。想在永安当找什么，就算蒙上我的眼睛，我用鼻子也能找出来！”

“扑哧！”唐雪见被少年的话逗乐，忍俊不禁道，“你这么说，倒好像我家帮忙打猎的阿黄。”

“咦？阿黄？他是谁？怎么听起来像个狗名？”

“呃，不是啦……我来是为了这个，”唐雪见从身边掏出一把紫砂茶壶来，递给景天，说道，“你看，这是我爷爷最喜欢的茶壶。可惜盖子被我不小心打坏了，我现在要找一个一模一样的配上。”

“哈，原来是这个事情。”景天兴高采烈道，“这下你算是问对人了！不过，难道你不知道吗？这种紫砂壶每一把款式都不一样，怎么可能找到两个相同的盖子。唉，这可是常识呀，你连这都不懂——哎哟，别踢，别踢，当我啥都没说！”

“哼！”唐雪见收起玉足，余怒未息，哼声道，“你敢瞧不起我，想找死呀！”

“大小姐，我不是那个意思……嗯，你也不用着急。我看这盖子的手工也不难，你要是不急的话，我替你把手工粘好，包你和原来的一样。”

“真的？你居然有这本事？”少女瞪大了眼睛。

“那当然！”看着少女惊诧的表情，景天十分受用，当即忘了少女的刁蛮，得意扬扬地开始吹嘘起自己屋中的古董宝贝来，“你看，我这房间里的古董，哪一样不是我粘起来的？要知道这些陶器瓦罐出土后，能落到我手里的，哪一件是完整的？还不都得靠我粘……”

“是吗？”听着少年的吹嘘，唐雪见打量着屋里四处摆放的破坛烂罐，仔细地看了半晌，却也瞧不出什么好来。

“好吧，”唐雪见道，“虽然这些瓦罐看起来破烂，但还算完整，我就相信你把手工粘起来。”

“嗯——”

正说话间，两人脚下的砖地猛地一阵剧烈震动！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，便地动屋摇，屋里的瓶瓶罐罐丁零咣当乱响，到处乱滚！

“我的宝贝！”剧烈的地震中，夹杂着景天心痛的惊呼。

巴蜀之地多地震，今夜这地震持续了好大一会儿。这地先是剧烈地上下抖

动，转而便左右摇晃。

“好怕人的地震，幸好我跌倒时地上有张软垫……”正庆幸时，跌倒的少年忽然一惊，“咦？我屋里地上为什么会有张软垫？”

惊疑之时，稍一摸索，景天便全明白了：自己此时竟扑在唐大小姐身上！

“啊——”唐雪见一声尖叫，原来这时候她也反应过来！

“不要嚷！不要嚷！”见雪见惊叫，景天大急，见自己喝止不住，便干脆拿手捂住少女的樱口，“别嚷了！你想让别人听到叫声赶来误会我们吗？”

此言一出，本来把全身的劲儿都用在嘴上的唐大小姐，立即噤口不言。见安抚了少女，景天赶紧一骨碌爬起，跳到一旁。等他离开，刁蛮的大小姐也赶紧站起身来，往门边退了几步，又羞又恼，倚门拈带不语。

“我说……这是啥？”景天忽然开口。

“干吗？！你不要碰我！”少年只不过稍微出了点儿声，唐雪见就像受惊的小猫一样往旁边惊呼跳开。

“我是说，你帮我看看，这东西是你的吗？怎么扎在我手臂上，流出来的血是黑的，伤口也麻麻的……”

“啊！”唐雪见闻言，朝景天胳膊上一望，立即惊呼叫道，“这是我唐家独门暗器毒蒺藜，怎么到了你手里？”

“哎呀！毒蒺藜！”景天一听名字，便唬得面色如土，叫起屈来，“我只不过无心跌倒压在你身上，你就要杀我灭口啊？哇咧，痛啊！”

“住口！”见他胡言乱语，唐雪见气不打一处来，叱道，“谁要杀你？还不是刚才你撞倒了我，才扎上我随身携带的毒蒺藜。”

“哦，这样啊……那还有救吗？我不会死吧？天哪，我不要死啊，我还没娶媳妇呢！你……你要给我偿命！”景天脸色苍白，如丧考妣。

“真是笨蛋……别叫了，你不会死的！我有解药！”唐雪见也算是在唐家堡横着走的刁蛮大小姐，可直到今天她才发现，原来这世上也有能让她恨得牙根直痒痒，却又无处下口报仇的可恶家伙。

“不会死啊……那就好，那就好！”刚才还奄奄一息的少年，立即变得生龙活虎，跟少女殷勤赔笑道，“我就说嘛！小子贱命一条，哪放在唐大小姐眼里！既然如此，还请大小姐大发慈悲，给我来两三斤解药，立即敷上止血。”

“哪用那么多！你以为是打糍子糊墙啊。真是个笨蛋！”唐雪见看着这个

嬉皮笑脸的惫懒少年，实在哭笑不得。停了一会儿，她好像想到了什么，明眸一转，一本正经地说道：“你叫景天吧？要解药也不难，不过你今晚要少睡点儿觉了，赶紧把我爷爷的茶壶盖粘好，天一亮就拿到城西南的青竹林，我跟你交换解药。有问题吗？”

“没问题！没问题！不过……”

“不过什么？”

“大小姐可千万别睡过头啊，小的怕万一解药用晚了，胳膊留下终身残疾，娶不到媳妇，那可凄惨啦！”

“笨蛋！”唐雪见转身一推房门，便走了。景天心系臂伤，追到门边还想再叮嘱几句，却看见那个娉婷的身影轻盈地闪动几下，便彻底融入茫茫的夜色里……

“怎么粘好呢？”少年开始专心致志地观察起那个壶盖。此后这个永安当小小的伙计房，就和渝州其他所有建筑一样，渐渐融入整个巴山蜀水凄迷的夜色里……正是：

星沉月落夜闻香，  
素手出锋芒。  
前缘再续新曲，  
心有意，  
爱无伤。

江湖远，  
碧空长，  
路茫茫。  
闲愁滋味，  
多感情怀，  
无限思量……



香肤柔泽，  
素质参红。  
团辅圆迹，  
茵苔芙蓉！

翌日清晨，渝州城郊的唐家堡笼罩在一层薄薄的雾气中。春晨的薄雾呈现出一种乳白的颜色，如轻纱一般在连绵的楼阁间弥漫缭绕，为风格刚硬的唐家堡增添了几分柔和。

“幸亏还算起得早！得给那个惫懒小子找解药了！”

平时睡惯懒觉的唐大小姐这时也已经起来。出了闺阁，唐雪见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走过长廊、甬道和花园，等来到此行的目标百毒楼附近，她便放轻了手脚，蹑手蹑脚地走进百毒楼。平时大大咧咧的唐大小姐，这时候腰肢柔软得像只野猫，十分灵巧地在药橱中翻寻解药。也许那个叫景天的小子确实走运，唐雪见没用多久，就找到了毒蒺藜的解药。

“哼，臭小子，昨天敢对我无礼，我本应找不到解药才是！”正嘀咕时，唐雪见突然听到百毒楼里间传来一个声音：“冯爷，这五毒珠可不是一朝一夕能炼成的！”

“嗯？”雪见一愣，“这不是堂伯父吗？怎么声音这么急？五毒珠是什么？”雪见一时好奇心大起，忙踮着脚尖，轻轻走到靠门的墙边，悄悄听里面的人说话。

“冯爷，你也知道，那五毒兽百多年来也就捉到一只，真的难得！不是都已经说好了的？怎么罗堂主突然变得这么着急？”

“你有所不知，”此时传入雪见耳中的，却是个略显苍老的声音，“我家堂主的神火功，前些日子已炼至九重。而且……而且那已经不是你我所知的内功，而是仙术了。”

说到这里，老者的声音忽然强硬起来：“唐老弟，我老冯是什么人你也知道，从不会胡说八道。我家堂主仙术已有小成，不过就算你不看在他老人家的面上，你也应该知道那个人——那人出神入化，已是神仙一流，我霹雳堂有这人撑腰，你最好给我……”

“不行！”让雪见没想到的是，自己这位平时挺温和的堂伯父，竟出人意料地坚定。他道：“冯爷，不是小弟不识好歹，实在是五毒兽特别难伺候。别怪我说得难听，五毒兽可不是什么人都能养的。别的不说，你们到哪里寻那么多毒物喂它？好，就算你们广派人手能找到，喂养本身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。喂五毒兽，还得结合阴阳四时的灵气运行！”

“唐老弟，你小看我们吗？”霹雳堂的老者显然也有些生气，阴恻恻地说道，“莫非我不知道你的鬼主意不成？那个……怎么样了？可别想要我！”

说到关键处，老者的声音又压低下去。

“他究竟说的是什么？”听了这么一会儿，唐雪见已经不仅是好奇，心里还变得十分难受，总觉得有什么不祥的事情要发生。果然，接下来她堂伯父的回答让她真正大吃一惊：“耍你？我哪里敢！你放心，咱家里那个老家伙，现在只剩下一口气，绝不会碍事！”

“嘿嘿，那就好。”老者笑了笑，放缓了语气，又低声说道，“要是……你就……”

“你说什么？冯爷，咱不用那么小声。”只听雪见堂伯父说道，“你就放心吧，这时候百毒楼绝不会有人的！”

正当他打包票时，心情慌乱的唐雪见挪了挪身子，无巧不巧正碰到了旁边的红木案几——“咯”，声音并不大，不过在这清晨无人之时，却显得动静不小！

“什么人？！”里间两人同时一声怒喝，不过好似忌惮什么，也不敢立即冲出来察看。

“怎么办？”情急之下，雪见也没什么好主意，下意识就往旁边跑。她想在屋里尽快找个地方躲起来！

“不行，都藏不住人！”雪见刁蛮，但不蠢；这百毒楼外间虽然家具众多，